# 四庫全書

史部

# 東林列傳卷三

江陰　陳鼎　撰

明

## 楊漣左光斗列傳 汪文言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歷丁未成進士授常熟縣令是時東林大興每遇講會必至無錫與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詢治道之原政暇即與

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苦徒行
阡陌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稱當代神君云五載舉循
良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賄不敢窺其門及條奏天下大
計言邊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畧擇可以辦遼者緼義生
風抗論薄俗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朽腐也當神
宗寢疾光宗不得入侍漣率百官問疾請閣臣宿閣中
引宋文潞公訶内侍故事為例傳語伴讀王安力請太
子入侍夜無輕出光宗諒闇奉遺詔下考選撤閹稅出

諸章奏留中者皆漣一人之力也封后議起人情洶洶
漣上疏力爭且請遺詔中首舉册立又同諸大臣上疏
乞愿謹内臣奉皇長子居慈慶宮有機在防微事在慎
始一疏光宗閲奏語太子曰此汝忠臣目屬者久之光
宗賓天漣趣閣部大臣趨乾清宮閹人格不令入攘臂
大詬閹人却遂得入慟哭急請見太子三四始出諸臣
呼萬歲閣臣劉一燝韓爌奉太子兩手出乾清宮暫御
慈慶宮時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出漣抗論於朝房於掖

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閣臣方從哲及大閹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太子復還乾清宮移宫之日奮髯吁呼聲徹御座上亦語近侍曰鬍子官眞忠臣也移宫旣定漣乃卽始末上疏優詔歎嘉羣小恚甚誣以交關司禮思中傷之漣於是引疾歸未幾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漣力引東林諸正人以進羣小側目會逆璫恣横漣上二十四大罪疏忠賢大懼穽相魏廣微璫之義兒也進謀曰東林必殺公忠賢

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於是遂以漣為東林黨人云烈
徵楊漣坐故經畧熊廷弼贓拷死崇禎即位贈䘏有加
謚忠烈漣性剛介於人無所容獨於其友陳愚為莫逆
交每閱邸報聞國是蠱壞朝鮮正人未嘗不拊膺歎曰
主上深居所煬竈多矣以故漣所為及擊奸諸疏皆自
陳君從忠之其攻魏閹一疏則出自繆昌期手筆也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桐城人生之夕月宿在斗父遂以
名之又自號浮丘生九歲能屬文十四作瑞麥賦長益

豪邁負氣聚書數千卷獨好觀古節俠諸傳記既而翻然求程朱之學以自勉曰是可以安身立命也登萬歴三十五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擢御史初入臺即論輔臣方從哲兵部尚書黄嘉善不職狀又捕治奸胥冒官者百餘人權貴皆畏之同臺推以為鋒奉命視京畿屯政先斗曰國家歲仰東南漕運由北人不知興水利屯田積粟也因上三因十四議疏條析水道令民倣其意以時蓄洩便田作民遂大饒時諸中官有侵屯事者輙奏

請按治大璫劉朝矯東宮旨索戚畹絶莊手封還之不與改北直督學立文藝騎射二科拔其尤者入兼材錄嘗識大學士史可法於諸生中數引與論古今事曰此國器也會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邀封皇太后聲言垂簾稱制給事中楊漣與諸大臣會議疏請移宮選侍不為動光斗特疏爭之曰内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惟皇后配天得居之今大行皇帝升遐選侍既非嫡母生母之列而儼然居正宮殿

下反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
臣竊惑之且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即貴妃之
命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況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
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
決必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再見於今
誠有不忍言者矣疏入選侍與內奄李進忠謀詰疏中
武后等語且名之光斗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宣不
敢奉因語楊漣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宫光斗

亦不立螭頭下也漣數叱中官使回奏光斗得免越二
日而進忠盜藏事覺詞連選侍父選侍始倉卒移宮諸
中官將羅織之光斗復出仁義兼盡一疏謂選侍移宮
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不宜以進忠等妄有株
連又言光宗年號或議削去及改紀明年為非是先帝
雖一月御天何忍言削若明年新君御極仍以大行年
月頒朔則又不可當以萬歷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且
引唐睿宗順宗為比衆從之彌月之間定諸大計皆漣

與光斗後先倡議焉於是天下稱楊左居亡何遷大理寺丞進少卿踰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楊漣為右副都高攀龍為左都趙南星為吏部尚書並執法不阿而光斗與吏科魏大中尤以峭直見忌逆璫魏忠賢方用事亦心惡其不相下也羣小失志者遂爭趨附相齮齕勢橫不可制楊漣首疏忠賢二十四大罪以示光斗光斗力贊之璫銜刺骨而先是逆黨阮大鋮謀掌吏科又為光斗所屏而與大中奸相魏廣微之失儀也大中

糾之於是二憾交作刑科傅櫆者憸人也遂劾中書汪文言交通併及大中光斗等以應璫時在廷多正人光斗得不坐及大中以謝應祥事被斥南星攀龍罷光斗憤咤愈甚度與璫不並立密草三十二斬罪疏劾忠賢未奏而事洩適吏部侍郎陳于廷會推冢臣疏上逆賢矯旨切責謂此次會推仍用趙南星私人喬允升馮從吾等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抗旨狥情箝制衆正光斗遂與二人俱削籍去自是銓司臺省正人絶迹矣時

天啟四年十一月也明年逆璫大興詔獄謀逮治在籍諸人置之死楊漣以書來訣勸令自裁光斗奮然曰死何恨哉但人臣即死當歸命君父伏刀輦轂下而先時擇便如懼死何會其弟光先試禮部先一月馳歸白其謀光斗嘆曰吾若無以慰二親耳豈畏死者因置酒為親壽數稱說氾滂別母及本朝楊兵部繼盛西市事語慷慨家人皆泣下莫能仰視旣而謂其弟曰吾不能為孝子矣日東裝候緹騎至未幾御史梁夢環復追論汪

文言遂以移宫逮光斗及漣等六人下鎮撫獄復坐
受熊廷弼賍二萬兩葢奸黨欲以移宫重其罪以坐
賍速其罪耳當選侍移宫時光斗仁義兼盡之疏與
賈繼春之揭同上是未嘗不欲安選侍也廷弼撫遼
光斗曽策其必敗具疏力爭及再起而廷弼益驕朝
議至欲據前言者以謝熊光斗又疏持不可廷弼甚
恨之置對時廷弼抗言楊左嘗欲殺我是豈為我營
脫者時奸黨許顯純等悉置不問光斗等六人遂駢

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桐城有大星隕如斗明年愍
皇帝誅璫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廕
一子予祠謚忠毅初光斗之下北司也厰衛陰列卒偵
伺獄甚秘雖子弟親識莫敢嚮邇有舉人孫奇逢者
獨走千里詣獄視之請行間客氏以免光斗弗許乃
與鹿太公正密醵金為助正太常卿善繼父也時諸
左多匿其家亦不懼八郡諸生聞之曰此殆為前督
學公故皆願出死力從之而光斗已斃獄矣於是天

下以楊左之死比漢陳寔且多兩義士也汪文言者南直徽州府人以監生工書授中書舍人游於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曾客內監王安安固賢者光廟時凡善政舉行文言力贊之無不聽也而璫遂目為東林之黨會起大獄欲羅織諸賢首以文言下鎮撫欲借以傾攀龍於時正人力為調護又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既而逆璫令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交通肰以移宮事逮楊漣左光斗等下

鎮撫獄坐熊廷弼贓二萬兩文言百苦備嘗諸慘俱受膚無寸完而死焉

外史氏曰天欲亡明也故生逆璫以戕忠良忠良盡而明運絶語曰善人國之經紀也有經紀斬而國不亡者乎吾觀楊左之死而知天已絶明矣

周朝瑞袁化中列傳

周朝瑞字思永號衡台山東臨清州人萬歷丁未進士由給事中遷太僕卿性剛介不阿居官以清節著在朝

侃侃昌言羣小皆憚之時鄒元標趙南星在京師設館與天下名宿講孔孟之學朝瑞與同年友夏之令皆預焉會有攻之者朝瑞輙大聲疾呼曰講學者二祖列宗之教也今攻之殆欲攻二祖列宗耶於是朱童蒙等諸小人皆銜之入骨嗾魏廣微言於逆璫魏忠賢下詔獄拷掠死崇禎初贈大理寺正卿謚忠毅

袁化中字熙宇山東武定州人萬歷丁未進士幼有至性能事親以道居官飲氷茹蘖不染苞苴人亦不敢以

非義干拜河南道御史以直言忤璫下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死之夕獄中鬼哭神號忽大風作衆鬼揶鎮撫司用刑胥投諸厠獄卒奔往救得免越三日皆死崇禎立詔贈太僕寺少卿謚忠愍

外史氏曰甚矣逆璫之毒過於虎狼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彼君子者逆似與有不共戴之讐焉兩先生因直言而殺身而破家而流離其子孫猶不足以快其心者何耶

魏大中周順昌列傳　朱祖文　朱陛宣　五人

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性狷介為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怡然貧爰從高攀龍游即以正學相勸勉萬歷丙辰成進士筮仕行人每奉檄遐征減厨傳却贈遺嚴考最入工科搏擊無所避權貴歛手踰年高邑趙南星為大冢宰知大中清操卓識每事咨之其所薦引皆海內人望癸亥轉禮科時乞䘏贈者濫甚大中引會典悉裁之忌者益怒甲子晉

吏科都給事中以激揚流品為已任發露醜遺仕路益肅既而大中與楊漣左光斗首擊逆璫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值晉撫員缺廷推謝應祥故屬佳品然出南星意大中不知也忌者彈之遂得旨降調旋逐南星攀龍正人之禍如火燎原不可復撲滅矣乙丑夏璫矯旨逮大中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之泣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氓隷莫不掩面過姑蘇周順昌盤桓舟中者幾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而别至常

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顔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娶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簣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逮至京下鎮撫獄搒掠備至誣贓三千三百金大中歷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戚友捐助者衆卒不能如額竟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謚忠節子學洢奉遺骨旦暮哀號水漿不入以死人謂父死忠子死孝其魏氏一

門之謂歟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官時稅監高寀横歛虐民激變刼巡撫匿私署為質民情洶洶不測順昌仗義抗寀衆始解散上聞撤寀歸順昌以清直得最擢吏部主事謝絶請託人不敢干以私請假還里葺舊居數椽讀書其中順昌素與璫忤天啟甲子忠賢竊政羅織忠良順昌每閱邸報輙發憤嘆息適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獨往欵語累日臨别涕泗

許女字其孫買舟遠送校尉呵止之順昌張目叱曰若
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吾即故
吏部周順昌也御史倪文煥誣得之誣劾順昌貪横歸
道路河舟重漏發白金浮露矯旨削奪順昌曰求仁得
仁正吾今日事吾何憾哉繼而內臣李實疏參緹騎至
知縣陳文瑞其門人也懷牒詣順昌泣下順昌曰吾辦
逮久矣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令請順
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

有素榜徐曰此龍樹庵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栖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

改因服出門順昌居鄉素有名士民哀憤聚以萬計欵香呼寃聲徹十餘里擁撫按車請疏留議日中不決旗尉素驕橫擲鋃鐺厲聲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爾於是顔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即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脫順昌曰是益重吾罪也知府寇愼委曲調護士民乃安或有勸順昌自裁者

順昌嘆曰予小臣也豈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固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朝廷此願畢矣乃間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詈不屈許顯純搥其齒盡落順昌噀血濺其面詈益厲因觸石碎首其夜為獄卒顏紫所害崇禎元年贈太常寺卿謚忠介而紀順昌之倪文煥都人所傳百叩御史也家居維揚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旗衛從數十人導尊官來登座冠服儼然文煥大懼率妻孥叩頭祈哀

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亡何文煥以黨逆伏誅順昌之逮也有友朱祖文朱陛宣皆能周旋患難以及於死稱二朱先生祖文字完天世襲燕州衛指揮讀書為諸生幼孤母守節未旌祖文恒痛念之順昌先未識祖文因文震孟言其母苦節順昌聞而憐之慨然白當事題表部牒下郡祖文始知感泣誓為順昌死及順昌被逮祖文度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遂詣同宿公廨中夜從容謂順昌曰

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脱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為地順昌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如珂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善繼吳橋之范景文熱腸急難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比順昌未至有中以滅門事者如珂力辯而解至槖饘之事宗孟已先為之所矣已而懸賍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得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單騎冒暑

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拮据稍就而順昌已斃獄矣
畢命之日祖文夜宿野店有聲䰟然至京微服僻處偵
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竟以勞悴憤懣發病死陛
宣字德升萬歷壬子舉人少無師以父𦾔為師無一刻
離膝下四上公車試畢不待放榜亟馳歸乙丑之後途
中心動抵家母病遽卒陛宣摧痛不已至丁卯秋父病
幾殆陛宣竟謝北上逾年父歿毀瘠不支當順昌被逮
時親故多避匿陛宣念少同學又同鄉舉晨夕省視依

依不去左右追開讀之變逆黨使人偵視往來狀人或
為之危陞宣怡然自若僅而獲免歿後門人私謚孝介
姚希孟曰天生孝介以配忠介作謚議崇禎甲戌御史
祁彪佳特疏表章贈翰林院待詔祀金鄉書院五人者
蘇州府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義民也當
天啟丙寅魏閹以緹騎逮周吏部順昌大索金錢拘吏
部宿縣署一時賢士大夫率先倡義斂貲以送民之號
泣請命者不下數千人校尉李國本因舉械擊諸號泣

之民中有一人急持提械之尉而捽之者顔佩韋也四人遂躍出執尉問此旨從何出尉曰實魏上公命於是五人共言擊持偽旨者一尉捽梁上驚墮而死即李國本也是日又逮浙江黄侍御尊素來姑蘇驛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至驛毆之燬其舟五人謀曰我輩拚死為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吳中賢士大夫尚多倘罝我輩而反借此以傾諸賢是我

輩累之也於是止中丞毛一鷺逢璫意令御史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妄波及御史大笑曰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為吏部死百姓小人大猶豫再三竟擬大辟處決不敢違中丞也五人臨刑時意氣自若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數月顏色不變有賢士大夫發金購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後二年璫授首乃毁其半塘之生祠以為五人墓爰立碑曰五人之墓五人民也不曰民而曰人衆詞也書人以其義

故人之也此春秋之書法也題碑者誰冏卿吳默也作碑記者誰太史張溥也

外史氏曰吾聞廓園先生被逮之日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四尺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以萬計蓼洲先生之逮則舉國若狂而五人冒死以逞中朝聞之皆失色噫天怒於上矣人怨於下矣而崔魏乃竟怡然不畏耶

顧大章傳弟大韶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與弟大韶孿生並負異才大章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志萬歷三十五年舉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時朝士各持門戶相指摘大章慨然曰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忍坐視耶補國子監博士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棋酒謔浪與朝士相周旋天啟二年典試廣西還朝值葉向高與劉一燝微嫌大章及繆昌期卒善解之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

明習法律手批口決多老吏所不及時遼瀋相繼陷臺省搜捕奸細棄市無虛日繫二百餘人饑寒瘐死存者五十餘大章請於尚書王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猶甘之况一官乎即日論讞罪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紀歎息善之於是原叅臺省皆不悅杜茂者故隷登萊廵撫陶朗先麾下以冒餉逃匿僧舍為邏卒所獲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劾茂與佟卜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紀以問大章大章曰招謂卜年令河間茂匿廨舍三

月偕卜年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末顧不知二僕姓
名何也夫謀反大事同行數千里豈有不詢姓名者茂
之誣服無疑紀曰善然則何以處卜年大章曰卜年雖
非叛然與佟養眞同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未幾紀
去官侍郎楊東明署事謂卜年實首惡每歲令人拜金
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聞之東明曰聞之人
言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
云也東明大驚方進奏急止之已而又欲坐卜年死大

章爭之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餘不坐東明作色曰謀反夸三族寧論朞親大章曰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檢律以進東明默然慚愧而止後卜年竟以夜半内傳促死獄中至今冤之當廣寧之失也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至是並逮下獄大章時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大章謂誅心則廷弼雖末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同科時以為允楊漣等皆主之

大章意蓋惜廷弼之才議貫之以責後效然卒定廷弼辟者大章也會王紀疏攻魏忠賢璫黨謂疏出大章手思有以陷之御史楊維垣遂刻大章受廷弼賂為營脫大章疏辯曰當時會鞫者二十八人各出已見始議定辟臣何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於釋罪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反覆論辯甚悉遂引疾歸羣小憾之次骨嗾忠賢興大獄謀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為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

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大章時已出為陜西按察使副使矯旨逮繫與漣等六人並下鎮撫獄五人先後拷死移大章刑部擬罪大章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旣死矣借大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旣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

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
言法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大章
歎曰汪文言猶能為晉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
乃呼酒與弟訣别趣和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
下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黄芝視之六瓣也獄卒以賀大
章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卒之
前數日手指重傷援筆作自叙筆記訣别書凡數千言
酒酣慨然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年五十已得八

十分之一不可謂不壽雖凶終不猶愈於死牖下乎又
為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
日祠聯也愍皇帝即位戮逆璫更定先朝爰書白其寃
贈太僕寺少卿大章性豪邁欲入解黨禍卒嬰其難至
今人猶哀之初大章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逆璫外舍
及廣微寓宅瓦俱飄盡樹木盡拔去郭城外三十里椅
桌隨之室内為之一空其妻妾被衣立雨中隱隱望見
旌旗羽葢金牌燈火如按察副使狀者行其屋上而廣

微曰我為宰相內倚魏公如天之德何妖鬼之為祟乃爾耶奸惡之不畏天如此大韶字仲恭與兄大章攣生連袂出遊人不能辨其少長大章舉進士死璫難大韶以理學名老於諸生頭蓬不櫛衣垢不澣潦倒折拉每引鏡自詑曰顧仲恭乃如許少治詩義竟陵鍾惺稱為有明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研極其論詩謂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多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

槪以鄭衛為淫風世儒謂其不會小序之意如伐木駕鴦諸章是也今欲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説而以已意衷之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為禮經之學者惟知鄭注孔疏無所是非宣和間三代器物間出學者援以證漢人之謬而陳氏集説出焉末有集説以前學者之患在於疑而不能明旣有集説以後學者之患又在於明而不能疑不可不深維而自得

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嬴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産地産春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旬内外司爟之出火内火冬官之量豆罈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據傳考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闕而小戴記多正又作五帝世系辯正難明允太玄論駁難輙洪範五事說辯李翺五木經縱横浩汗不下數萬言又謂太玄可以不作欲追廢桓譚張衡於千載之上大韶既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

衰老病廢發為文章以自慰嘉定程孟陽稱之曰李文饒之流也嘗作竹箴傳又作虱賦嘻笑詭浪刺譏時政晚年焚棄其槀自定二十二篇為最善云

外史氏曰壓客先生文章道義理學氣節固已表表人世母煩致論也至其不再辱而自經則皎然合乎道矣仲恭隱居著書不櫛不沐而至老死推其心亦可悲也已

東林列傳卷三

# 欽定四庫全書

## 東林列傳卷四

江陰 陳鼎 撰

明

### 繆昌期李應昇列傳

繆昌期字當時先為常熟人後徙江陰自諸生至鄉舉皆困場屋而文名籍甚萬歴四十一年成進士年五十矣大學士葉向高主試以宿望選翰林院庶吉士是時

常熟令楊漣以考選候補與往來密稱石交方昌期之未入都也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闢講堂於東林庵昌期私謂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既登朝而羣小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為皆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為已害昌期雖未心許東林而惡攻者滋甚往往盱衡扼腕形於顏色朝論遂以東林目之昌期亦弗顧也四十三年五月梃擊事起巡城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以風癲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寀抉摘主謀

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有無貪首功視為奇貨等議昌期憤甚語人曰一御史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而主風癲者切齒喉工科給事中劉文炳論劾昌期移疾歸明年内計羣小欲逞志於昌期掌院學士劉一燝力持之而止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以趙高仇士良發策語觸忌者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又二年陞左諭德先是逆閹橫殺光廟伴

讀王安逐首輔劉一燝而葉向高名至昌期於葉師生也又相善迎謂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頷之而已趙南星為冢宰素重昌期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澄汰流品辨别邪正昌期每預其議朝右皆側目方楊漣二十四罪疏之未上也昌期謂光斗曰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僥倖乎漣與光斗不聽僉疑草稿出於昌期疏入外廷尚倚

向高爲助一日向高言於内閣曰此豈在君側小心一
旦去之不易得昌期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
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殺我西谿昌期號也又廣寧陷
昌期欲有所爭於向高語未合昌期詫曰果爾公非削
國之相即亡國之相矣向高氣結幾暈絶向高名寛大
而不能受昌期之好盡言亦過戇矣自是口語籍籍流
聞大内與草奏之説相應而禍不可解矣既而向高去
韓爌爲首輔亦雅意嚮之然忠賢銜之切矣未幾爌亦

去正人次第削奪當漣出都門昌期持具往送會推掌南翰林院忠賢遣小璫至閣厲聲曰繆昌期仍留之送客遂罷歸既而璫矯旨削籍旋逮問方被逮時妻子不得訣别縣令岑之豹促令就道昌期曰早知此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楊漣也逮至下鎮撫獄許顯純叱曰你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為與楊漣同謀昌期曰楊漣職司風紀其係詞臣平素交好同謀是實且某既為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為皇上謀為祖十

宗謀死無悔也草疏是實顯純厲聲拷掠慘毒備至死之夕狀甚秘外人莫得知斂之日十指墮落捧擲置兩袖中益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拲焉其他苦毒又可知也卒年六十五崇禎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謚文貞

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生而頴敏出就外傅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剖微宿儒不及萬歷丙辰成進士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應昇律已清嚴公

庭如水出其緒餘陶鑄多士紫陽白鹿洞書院久廢應昇為興復之立館舍招集人士旬有小會月有大會會期親詣洞宿與諸生質疑問難推明紫陽之教一時從遊學者千里應之其成名於世者指不勝屈尋擢福建道御史時鄒元標孫瑋高攀龍後先總憲雅與應昇善應昇又善章奏凡屬國家大政必就商確有大奏議必托代草應昇望重西臺為宵小所忌每入朝上殿中涓為之側目會逆璫擅權應昇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為楊

漣所先故繼楊而劾璫者應昇也萬燝廷杖應昇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人甚為之危魏廣微驕恣失儀應昇出袖中彈文持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為禍且不測初擬廷杖一百賴首輔韓爌救免僅奪俸二奸銜恨必欲殺之有工部主事曹欽程者以貪著察處時欲夤緣速化應昇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如鷹思攫欲著為定例勿復轉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遂恨入骨而無其因迨攀龍參崔呈秀疏實出應昇手呈秀偵知赴庰暮夜候

謁長跪求解應昇不為動於是欽程迎合呈秀疏論應昇其畧云應昇專為東林䕶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以排擠正人惟急援其東林大教主高攀龍驟躐要津冀得藉以為所欲為於是號名其黨黄尊素等俱為論劾不論資俸之說顯背明旨俾攀龍不數月之亞卿而忽躋總憲重地疏上得旨奪職應昇歸足不入城築落落齋閉戸靜修絶不與聞外事適聞魏大中被逮泣告親友轉貸百金贈之復與高攀龍書云學問之途茫茫望

洋古人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惻惻廢箸心如懸旌矣未幾羅織周起元一案緹騎到常應昇慷慨就道士民執香送者以萬計兒童婦女聞之無不流涕至京下鎮撫獄拷掠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福王立謚忠毅初應昇父鵬翀與吳縣洞庭山人朱鳳翔字古庭者為莫逆交應昇以其盛德奉為執友及應昇被逮鳳翔即破產揮千金尾舟北上為之百計斡旋奈

璫欲正熾禍幾不測鳳翙勿顧也獄中一切為之措置及應昇死家道中落鳳翙即割其原置江陰田兩頃予之其好義如此吳人至今誦焉

外史氏曰西谿先生戇於汲長孺而文章過之長孺見容於漢武而西谿見殺於逆璫此漢之所以興而明之所以亡也仲達先生立朝侃侃致小人側目欲殺之者不獨崔魏也嗟乎先生之死生關乎國家之存亡者也天既生崔魏以亡明矣而先生必欲存之是逆天矣天

可逆乎此其所以見殺也噫

周宗建黃尊素列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改調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天啟改元夏四月京師大雨雹於是魏忠賢用事宗建疏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近見朝廷處分章奏始於害正之漸遂糾忠賢目不識丁東懷叵測為禍國家大可寒心疏入會天子方御講筵講甫竟忠

賢恚甚摘疏中語指示閣臣問此何等語也葉向高從容曰言官也何可深究忠賢色稍解始得免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宫也給事中侯震暘力諫不聽宗建復疏爭語尤危切有詔奪俸三月忠賢故與客氏比益憾宗建不釋陰與私人户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宗建鞏引其黨借内察欲盡逐東林諸臣乃竄宗建姓名其中宗建聞而歎曰網羅既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并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暘及王

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為陛下言者故羣横行愈甚奸謀愈深既有忠賢為之指撝有客氏為之操縱有劉朝等為之爪牙而外復有羣等蛾附蠅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因請誅忠賢羣甚力忠賢恚且懼乃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且乞自髡欲以激帝怒帝果責宗建回奏宗建申請不為屈擬予廷杖復以向高救詔改

奪俸一年至是凡再奪俸矣客謂宗建盍少休乎宗建奮曰幸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實生我其敢不以死報於是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内操諸中官廵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為名議既定剋期降詔宗建亟陳内官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黄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馴藩鎮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宗

建巡按湖廣丁外艱歸是時忠賢益恣横無所忌其黨亦日熾都御史楊漣左光斗輩交章訟於朝凡所指摘必援宗建前疏忠賢由是益追憾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驪罪既得旨削籍尋復與周起元等俱被逮下詔獄前後坐贓銀萬三千餘兩搒掠無虚日宗建偃卧不能出聲鎮撫官許顯純詬曰若尚能説魏公不識丁字否出片紙付獄吏宗建遂死獄中是歲六年六月也明年莊烈帝即位以廷臣言命贈太僕寺卿予特祠福王時

追謚忠端崇禎時我師薄京師狥地至遷安曩宗建所糾郭鞏者其縣人也方以忠賢黨被斥怨望上大帥書求内附我師退語頗聞上莊烈皇帝大怒逮至論死黄尊素字眞長餘姚人也七世祖墀與同邑陳子方死建文之難尊素登萬歴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時湯賓尹為宣黨魁聲燄懾天下官其地者必受牽挽尊素至賓尹輙自斂飭有大姓置私獄殺人尊素黥其僮客六七人一郡股栗入為山東道御史請留用鄒元標馮

從吾劉宗周請復名對言御門講筵徒循故事講官未
嘗獻規主上未嘗發問鋪飾文具以治憂患相併之天
下庸有濟乎先是中朝分為兩黨遞相勝負其權在政
府臺諫天啟初小人之勢稍絀其黠者遂欲借內廷以
除異己時閹人魏忠賢與阿母客氏勢漸盛於是導之
使盡收內廷之權依為城社而始與外搆四年二月京
師地震尊素上言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
章疏留中考選稽閣宮府之事稍稍忌諱言官遂有剽

竊皮毛以塞責者此端斷不可開也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扎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為不急浸淫不止異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矣亡何小人搆成内外之勢銅崩洛應尊素惕然謂同志曰吾輩如處漏舟亦惟衣袽自戒毋自為敵國也百弩環舍尚爾勃谿亡無日矣吏掌垣鈌出序屬劉弘化次阮大鋮魏大中大鋮方省覲聞弘化奉使乃不待假滿迫遽入京會吏部推陞工

科周士樸大鋮疑故出此欵以置巳因潛通内廷格士樸疏不下得掌吏垣朝論嚚然大鋮遂請告吏部以大中代之大鋮由是讐大中及僉院左光斗時冢宰趙南星變通銓政調職方鄒維璉於銓部江右臺省以不諧訪同鄉起爭事權維璉出疏過激臺省皆讐之維璉爲尊素居師大鋮嘗自托君子故尊素極力排解其間然卒不能得二憾交作而汪文言之獄起汪文言者任俠自喜嘗客司禮王安光宗登極諸善政皆文言所指授

諸君子以此多之不吝容接給事中傅櫆與逆閹養子傅應星稱兄弟逆閹亦視之如子二憾乃使借文言興大獄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文言把持國政下文言鎮撫司鍛鍊以文致左魏獄急時大中知尊素深沉有大計片紙屬曰事急矣勿殺義士尊素與掌衛事劉僑畫策爰書一無連染獄遂解羣小愕然六月副院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初商之尊素尊素曰公不見楊邃菴之除劉瑾乎有張永以為内主故不勞而功成公今爭

以口舌是手搏彪虎也一擊不中禍貽之國矣雖然我
不可以不和因上言臣前者災異一疏微言之而遽奉
嚴旨亦知表裏之奸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今忠賢諸
不法狀既經暴露夫小人為惡往往畏主知懼人言則
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將皇上視為習聞熟見之事更
復何懼人言哉始猶與士大夫為仇繼將以皇上為注
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時
劾閹者紛然羣小導閹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燝杖

死尊素言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於廷議鞫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壅閉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令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顛倒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董狐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燝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實非祖宗

意也萬熚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為之震聳乎疏上後又倡率臺省會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閹人聞之競前恣口横詈閣臣俯首不發一語尊素毅然曰絲綸之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為羣閹愕眙而去尊素因謂楊漣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漣以為然遷延不能決

以至削籍始去魏廣微父闈得相魏大中因其大享不至將紏之尊素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過為分別則小人尚有牽顧猶可一二分救也若政府明與之合惟所欲為耳不聽廣微喟然嘆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官籍甚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為難者也忠賢納之終熹宗世其竄殺不出此晉人欲用郭尚友為廵撫冡宰趙南星惡其賂遺未允尊素曰水火之釁深吾儕禍且不遠盍稍留晉

人自助南星謀於吏垣大中終以應祥易之御史陳九疇言應祥為大中座主以此得晉撫於是中旨盡逐要路之人而時局大變矣尊素亦以茶馬出京人第服其清言勁論不知其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者一一皆左契也五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尊素欲用織造太監李實為張永已秘授以計忠賢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演欲自為功貽書忠賢曰事有跡矣於是忠賢日譙訶李實取其印

信本去而逮旨下益文言初獄原為左魏設不意尊素能出之故於諸君子中尤忌尊素焉緹騎至蘇州為蘇民箠死失駕帖尊素萬里投獄獄中與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講道不輟謂門人徐石麒曰吾於此不減黄霸之受尚書也忠賢使許顯純誣贓拷掠一日應昇困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請代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為之改容臨害時向闕叩頭復南向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卒年四

十三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後贈太僕寺卿謚忠端

外史氏曰嗟乎兩先生死而明亡矣其後莊烈苟延十有七年者祖宗之餘烈耳假令李侯眞長不死東南有繼起者相輔石齋或可存孤兒寡婦於一隅也二公死而善人絕矣余故曰明之亡也不待甲申也

萬燝劉鐸合傳

萬燝字元白江西新建人萬歷丙辰進士居官素有聲性倔强尚氣節遇事敢言時為工部屯田司郎中與東

林在朝諸賢交相往還最密其同年友劉鐸知揚州尤稱夙好嘗遺書使鐸之東林會講曰我以京官羈縻不得與此斯文之盛足下咫尺梁溪可坐失機會耶人生於世不聞至道枉讀書置身科第如入寶山空手而還人莫不笑之也朝聞夕死學者素願可因循自委乎未幾熼以言事忤璫矯旨廷杖政府救不得竟死杖下舉朝為之痛鐸字洞初江西廬陵人與熼同鄉同年故熼相切勉勵如此鐸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

君子講學有所得而還語其子及門人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第以文辭為進身之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而至將相則亦管晏之流耳烏能曳履而登孔孟之堂哉逆璫既殺六君子緹騎四出以鐸詩箑譏刺逮下鎮撫司死之揚民聞之為之罷市巷哭者七日夕崇禎初贈熺太僕寺少卿謚忠貞鐸贈太僕寺少卿

外史氏曰當逆璫初熾時韓爌在朝猶有所憚而元白

竟以言事死杖下於是滿朝震動以為宰相不足恃也而披靡焉及洞初之死又當炎燄歊日之時天昏地黑不足以云世界矣而有明於此亦即亡矣嗚呼

丁乾學吳裕中吳懷賢合傳

丁乾學字天行究平籍浙江山陰人萬歴己未進士少同父寄居京師數歲知孝弟之道即能竭力以事父母為人端方不苟言笑所徃來者皆東林賢士大夫在翰林中人以師範推之見逆璫勢燄而大臣若魏廣微者

阿附特甚不禁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家人不知以為忽得狂疾也他日會於朝堂以正言諷廣微廣微怒謂其私人曰丁檢討舉動如此想不欲保首領耶為我廉其所為入告上公而誅之月餘邏者無所得廣微怒密令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毆殺之時乾學以主試策問譏刺逆璫已降謫在第矣吳裕中字磊石江夏人亦已未進士在京師與乾學比屋而寓每朝退兩人必促膝談心見時事日壞往往叫號呼天時為

江西道御史敢言以直聲著廣微惡之入譖於璫適裕中糾輔臣丁紹軾諂諛不法逆璫怒矯旨杖死闕下吳懷賢徽州人嘉興籍以貢生授中書因稱道楊漣二十四罪疏廣微邏得入告逆璫逮獄拷死乾學等既被殺株及家人追贓被掠而死者數十人崇禎初乾學贈翰林院侍讀學士裕中贈太僕寺少卿懷賢贈工部主事

外史氏曰當逆璫肆虐而廣微助燄天下正人消磨殆盡矣苟有人心者不得不疾首痛心也況三先生稱忠

義者乎自必徵色發聲而忿之恨之矣此其所以見殺也

周起元夏之令列傳

周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萬歷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選浮梁知縣以能稱三十三年調繁南昌四十年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講學之議起起元駁之大犯時忌四十五年出為桂平道參議值柳慶大荒監司郡邑官皆罷去藩臬缺員屬起元攝事言於上官

日荒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於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以米給其糈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之費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銀抵庫有饑民求食者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於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已物猺獞賊夾岸眈視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糜廠全活甚衆然後徐除劇盜之不受撫者地方以寧顧單騎冒風霧染瘴疫垂絶士民皆為祈祝或曰民之所祝天必祐之果愈四十八年遷四川副使

未任值議留邊道奉旨留用加叅政銜遷新設通州道時募兵出關又廣寧潰兵散歸節制撫鎮監司率被兵噪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起元督兵緝拿首宼殲地始安天啟三年陞太僕寺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疏裁織造濫額歷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冐四萬兩實又誣陷蘇州同知楊姜起元三疏申救比璫燄方張矯旨削姜官而起元危矣四年江南大水寸稼不登起元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乃先檄所屬設處官

銀江楚貿米平糶濟饑又疏漕粮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之後疏劾蘓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搆怒降旨削籍六年李實疏誣起元魏忠賢矯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起元展拜祖祠宿祠下夢北獄甚熾自亦被逮備極刑楚寐中大呼汝專權弄政凌辱忠良欺我皇上耶時子彦陞卧側急呼醒起元曰我將逮矣及緹騎至漳起元慨然就道郡士民爭醵金帛助緹騎所需抵闕下入北鎮撫司獄璫黨許顯純酷刑慘加遂斃於獄

好義者爭助之得扶櫬歸崇禎元年贈兵部左侍郎
夏之令字伯先光州人萬歷丁未進士拜四川道御史
以直言忤崔魏并逆璫之令與周朝瑞袁化中三人同
年中最為莫逆每見時事日非璫燄日熾無不扼腕椎
心仰天泣血也旣而正人俱斥朝廷一空又逆璫矯詔
興大獄緹綺四出三人皆先後下鎭撫司拷掠慘備之
令大呼高皇帝而死天下哀之崇禎初贈大僕少卿初
盧徵阿璫作東林點將錄進之曰殺公者此輩人也於

是忠賢決意盡殺之方其秉燭開單時至起元等六人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微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冤汝汝將冤我矣竟書之而六人死

外史氏曰從來滅亡之朝必有大奸以芟夸君子君子者國之元氣也未有元氣喪而四體不受病者也兩先生皆國之元氣一旦斬絶此有明之所以不振歟

東林列傳卷四

東林列傳卷五

江陰　陳鼎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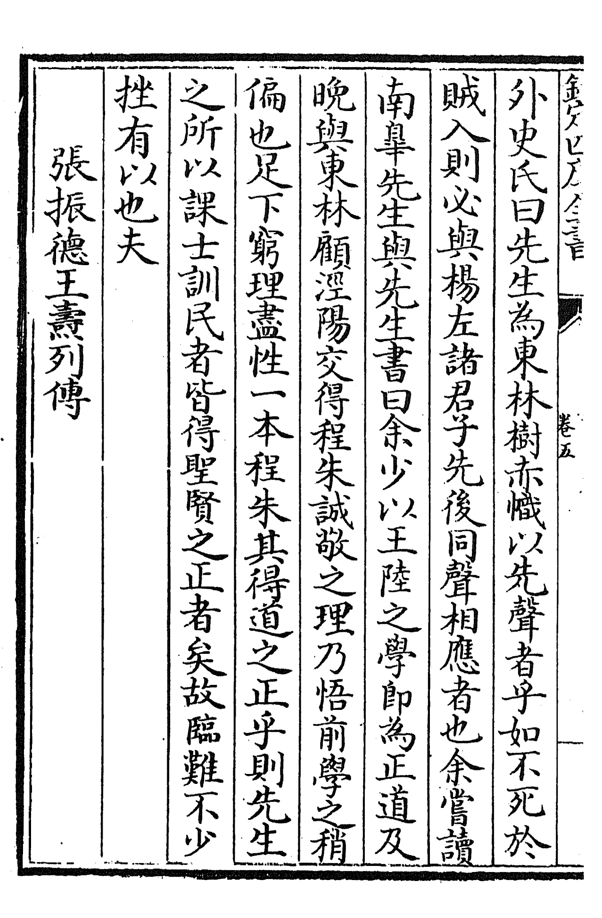
明

石有恒傳

石有恒字伯常湖廣黄梅人性高潔以文章名萬歴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七年始成進士與鄒元標鼂善嘗持其書來東林納交於諸君子初授浙江遂安知縣下

車以避勞邀利畏禍二事自誓以程朱正學課士訓民輸運不任里甲羨緡公貯之充運費督僮僕種園蔬躬自灌漑不用民一物士紳餽遺悉辭不受歲災親履荒瘠地問民疾苦監司檄郡縣遏糴抗議力爭出帑金市粟民賴以濟調繁長興縣再調常熟長興民籲請得留時巨豪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為亂剽掠無虛日撫按檄有恒討之有恒以隔屬辭不允乃設方略擒其魁賊稍稍戢而餘衆散處湖蕩伺間為出入有恒請馳檄

各屬分兵搜捕當事躧之未果行天啟三年正月朔城門夜啟賊突入有恒方正衣冠待漏聞變出立廳事賊露刃脇之不為動且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刀傷其長子碓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有恒曰頭可斷此限不可踰也遂被害血上噴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賊入署搜其篋粗葛二端俸金二兩而已賊亦相顧驚歎事聞贈大僕寺少卿謚忠烈





外史氏曰先生為東林樹赤幟以先聲者乎如不死於賊入則必與楊左諸君子先後同聲相應者也余嘗讀南皐先生與先生書曰余少以王陸之學即為正道及晚與東林顧涇陽交得程朱誠敬之理乃悟前學之稍偏也足下窮理盡性一本程朱其得道之正乎則先生之所以課士訓民者皆得聖賢之正者矣故臨難不少挫有以也夫

張振德王壽列傳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幼性孝善事父母弱冠即從東林顧憲成高攀龍遊以萬歷丙辰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縣故九溪蠻地土墉三尺戶不滿千振德日與士民講學明忠孝大節人皆化之時永寧酋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賣漢丁振德至請於兩臺復弓手舊額免抽協防堡兵嚴酋人出入之禁又捕得興文人為掠賣主者論配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明遺之書不報繼以二千金為壽復裂其書卻之天啟元年振德被檄

入闈而崇明所遣援遼將樊龍等殺廵撫藩臬據重慶叛時振德署長寧縣去賊稍遠從者欲走長寧振德以守輿文為正遂疾趨入縣賊猝至振德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絶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毁土城入振德度不支入署命妻錢氏二女淑昭淑慶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持匕首危坐賊至慰曰無恐振德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家人北

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以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靳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賊目胡宗禄至火所見振德尸面色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忿如赴敵狀皆驚愕口稱忠臣羅拜而去事聞贈光禄卿謚烈愍勑建專祠而長寧簿徐大禮者聞振德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飲藥而絕

王壽字濬仲崑山人少孤貧賦至性九歲出嗣有從叔

圖嗣産謀擠之河壽忍心動奔歸後嗣祖析産且鉅萬壽悉以讓叔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萬歴戊午舉於鄉授海門教諭丁母艱補儀眞却諸生贄邑令墨絶弗與通陞解州知州未任丁祖母艱在東林講學者三載崇禎九年補隨州故流寇出没地或憂之壽曰臣子敢擇地而蹈乎星馳赴任練鄉勇審偵探釐馬政設擽木有土寇李良喬等潛伺為亂先計殲之不數月獻賊猝至攻圍甚急壽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賊三百餘人賊

有隨州紙城之號相持二十餘日力援俱盡會日暮大風雪西城火裂壽知事敗馳入署冠帶北面自經死時州治焚所縊室獨存壽屍危立賊望見駭去所司察狀尋州印印出壽足尺土下事聞贈太常卿謚烈愍

外史氏曰兩先生雖死有先後然皆出於忠也忠者孝之表也兩君惟有真孝之德故不畏強禦不怯寇盜而報國以忠耳然當倉卒之時而從容就義非養之有素烏能至此哉

鹿善繼傳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先世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世有名於畿輔祖久徵萬歷八年進士知河南息縣有聲擢陜西道御史以敢言稱廵按㸃松諸郡皆以直聲著父正字成宇久徵長子也少為諸生以孝聞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為人倜儻好奇能急人難至激於大義力為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八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云善繼端方謹慤少以祖父為師萬歷三

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一年成進士投牒歸里桐城左光
斗嘉善魏大中長洲周順昌聞而訪之定交蕭寺中數
歲始授戶部山東司主事精心鹽筴為閩粵鹽法議內
艱歸服除補河南司署廣東司事會廣東解金花銀至
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歷後始入內庫遼左方用
兵餉中絕大臣請出之不允請帑又不允善繼言於戶
部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
如干上怒頗以身任汝華如其言疏請帝怒奪善繼俸

一年汝華欲補進善繼舊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
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謝日閹人閻扉勒索太
倉銀善繼飛書主太倉者劉榮嗣劉報曰發三日矣實
未發也詔責補還善繼復持不可曰有可還安用借請
以善繼言回奏死生惟命閹愕眙而去當是時上怒不
測人皆爲善繼危太公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
緘口保身非吾兒也尋奉旨奪汝華俸一月善繼降一
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金花銀竟補還矣泰昌

改元復原官典新餉盡斥諸耗羨陋規外解久不至善
繼歎曰蜀㯔不前安得成功然餉加於民民窮又安得
應抗疏請發帑百萬不報亡何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
職方司主事與同舍郎葉震生耿如杞為尚書崔景榮
草疏請罷行間將吏以伸國法廷議多不便善繼上疏
力爭復請録故將戚繼光後恤死事高邦佐等是時王象
乾以大司馬行邊起用廢弁張思忠等與職方耿如杞
議不合如杞持之力有旨責其違阻善繼上書首輔葉

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請托今如杞不狥情乃以違阻罪之於國事何匃謂能違阻之司官易得匃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為小失也向高是之議得寢高攀龍為都御史薦善繼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輦下保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竟不果天啟二年大學士孫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素重善繼善繼曰今日之事惟吏易逃官逃將使畏法不畏敵事乃有濟承宗然其言請置熊廷弼王化貞於法并劾治逃臣高出等

承宗閱視關門善繼從及出督師復表為贊畫勾稽將卒審察營壘識馬世龍偏裨中薦之為大將承宗在關拓地四百里善繼籌畫居多承宗嘗曰伯順在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十二車營成承宗巡昌薊將入賀聖壽因面奏機宜魏忠賢方用事有言樞輔將清君側者魏廣微以告忠賢矯旨促返鎮其黨李蕃等復議減兵省餉以掣之善繼移書極論皆不省時銓司缺廷議屬善繼善繼辭曰樞相一日在師中

善繼郎一日在幕中主憂臣辱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吏部諸君亦安所用之承宗語善繼曰太宰以銓郎侍君子雖不奪賢獨不憂太公匕箸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為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從公於邊老人為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畜善繼願忍以常人畜家君乎承宗改容謝之方是時忠賢大興黨禍光斗大中順昌先後逮詔獄拷死皆坐賍追比三氏子弟踉蹌至無敢留者卒主善繼家太公為之周

旋橐饘醵金應化善繼聞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鹿氏父子不顧一時義聲動天下以久次轉貟外郎遷武選司郎中承宗為璫黨楊維垣等論劾屢疏請告善繼亦引疾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禄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里九年七月我兵攻定興善繼時居江村邑令請入城守親族勸勿行善繼曰吾雖無城守責每見士大夫非降即遯吾所深恥遣子化麟奉太公避亂亟入城為令部署守禦凡六日城陷大駡

不屈死之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慨然曰吾兒誓以身殉城今果然矣事聞贈大理寺卿諡忠節承宗為詩六十四章哭之已而高陽破承宗亦死善繼少嗜學得王守仁傳習錄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既而與攀龍光斗等交遂得程朱之傳嘗與諸生論經義人服其正又與容城孫奇逢以學行相砥礪從遊者日益衆至不能容僦隣比僧舍居之每拈程朱大旨教諸生大要以認理為根主敬為本故節義經濟皆卓然有以自見子化麟有

文行舉天啟元年順天鄉試第一人孫晝心亦舉崇禎中鄉試有名於時

外史氏曰先生父子周旋東林被難諸賢可謂竭盡其心中流砥柱矣况乎節義經綸見之實事迥然不同於敗腐書生也乃天不厭亂遂使攖城而死不能大其功業悲夫

盧象昇傳

盧象昇字建斗直隸宜興人漢尚書植之後也先世自

涿郡從義與桃溪祖立志知儀封縣事去桃溪遷居宜邑象昇生而白晳臞似不勝衣而膊獨骨負殊力少讀史至睢陽武穆慨起舞太息曰吾生得為斯人足矣喜立名節弱冠即與東林諸君子往來舉天啟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餉清源倉甫下車見倉米盈鉅萬計歲耗亦糜萬石而河南大旱無現糧積逋五載民間至揭瓦負椏棄兒鬻婦猶不得飽正供未遑計也象昇拜疏請折一時赴折者恐後而逋糧悉清時三藩就國藩艘

嘄呼等於盜賊象昇豫置布囊運米峙淮舟及水次即
令滿載𦼑艘亦服其能戒勿停擾而猾吏不得為奸以
卓異陞大名知府時巨盜馬翩翩以大家子為羣盜淵
藪稱九省通家部衆攫人道上人莫敢仰視象昇往擒
之巾服坐馬上獨行無從有少年露刃衝騎而前問翩
翩作何狀象昇應之曰已擒就戮矣少年即跛馬去俄
頃復還而象昇彈指取之立棄市崇禎二年京師戒嚴
募鄉勇勤王以知兵擢大名兵備副使六年正月流賊

冦邢臺象昇登摩天嶺覘賊賊蝎子塊者善射發三矢一矢落象昇貂領一矢殪中軍一矢從象昇肴間過鏃肴有血痕賊駭曰盧公似有三眼眞神人也不敢逼象昇射殺二人而還四月追賊於小西天山中五月再破賊於青龍崗八月復禦賊於沙河縣之冊井前後斬首數千級象昇臨陣以身為先親與賊格鬬刃及於鞍弗顧失馬即以步戰以是為賊所畏不敢窺大名而七年報功之疏不及人皆憤之初象昇追賊至廣平廣民聞

賊來奔趨郡城廣守懼賊與民混閉關不納民數萬悲號動野象昇急呼啟鑰盡縱之入與守語曰民為國本何得閉戶棄之寇來我為爾扞徹夜巡行城外不下馬解帶明晨賊遁廣民以安已而賊潰渡河殘燬河南明年破鄖六縣蔣允儀罷上遂命象昇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乜家溝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及太平河蚋溪諸捷前後斬首五千六百有

奇請益鄖陽主兵并減税賦繕城郭及貸鄰郡倉穀三事上皆允行又於其間募商採銅鼓鑄税羨餘以積糧又零賊之蜂屯山谷者望烟追捕賊墮谿塡塹積骸如山鄖以是復成巨鎮初象昇至鄖殘兵缺餉勢岌岌且從賊象昇草奏請發先解銀鹽糧滯銷金百兩椎牛作餅為衆飽飡因諭之曰朝廷餉且暫缺特後至耳爾敢背義作賊耶與爾衆約有懷二心者殺無赦衆屏息俛首誓死不二後川帥鄧玘尅餉軍譁從關門鼓噪而下

象昇單騎赴之衆相率蒲伏泣訴象昇隱其情呼把赴
漢壽亭侯祠宰牲賽祀隨草祝版云有營私剋軍者神
殛之把面如土色卒爲其下所殺他帥至皆神明事象
昇而鄖治已而奇瑜所受降秦寇復叛象昇遣將李玉
華解商州之圍追擊於胡梯岔不利副將楊正芳等戰
賊雖南斬五百餘級殺賊首飛天虎卒以力竭敗没象
昇乃上疏曰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化爲民先使民不爲
賊未易使賊盡殲於兵先使兵不走爲賊若果兵自兵

民自民賊自賊則賊可盡矣如今秦中之冦大率逃卒饑民歷來斬馘累萬盈千究之所殺者皆百姓賊固在也臣請設為立寨之法因高設險丁壯聚居統以團保練長可使民得為民復設為併村之法小村之不克寨者附於大寨可使無一民棄為賊乃又設為清野之法民貲勿散貯以資賊復不併貯以豔賊彼旣無所掠勢不久留可使賊不見民而自去為賊又設為潛伏火器之法以竹木代銃竅地伺瞰可使賊衆中疑不敢輕蹈

害民未幾改湖廣廵撫明年加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仍管湖廣廵撫事與總督洪承疇南北合勦未幾上命釋廵撫加兵部右侍郎總理七省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象昇旣受命是時豫賊自麻城趨羅田犯蘄水象昇乃以全楚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命馮時早援隨應孝感周元儒援麻黄蘄州秦翼明駐隨棗而身率楊世恩等迎戰於羅山旣

至而賊帥整齊王從信陽走應山象昇復率李重鎮陳
永福等夾攻之賊遁去已而聞汝雒急復倍道而前歷
郇襄宛葉馳千四百里入汝督李重鎮雷時聲連戰二
日飛矢殪賊千人斬首一百七十餘級當是時諸將偃
蹇不奉命尾賊而病民殺良為功自曹文詔艾萬年陣
亡尤世威敗衄言戰者聞虎色變事事觀望不前象昇
慷慨灑泣勉以大義故祖寬左良玉楊世恩等所至有
功九年正月先是上以流寇未平齋居武英殿素服減

膳撤樂衆皆率諸臣於元旦表稱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兇醜貽君父宵旰憂罪萬死請大駕還宫御常服嘗法膳上優詔答焉已又自爲奏曰賊横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況請未必敷致兵從賊而將爲寇是八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用之餉適齎盜糧也又言督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楨蓟遼關寧之兵屬理每月需餉銀各一十三萬

而聽承疇辭三邊臣辭全楚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戍吳越分應何以支持夫粉飾太平尚可調停遷就用兵剿賊豈容委曲那移又言臺諫諸臣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生死一味求全責備在識力不堅者必致因人以自餒不肯向前即清白自矢者亦且避忌而灰心從何展布又云中外勿惜浩費有司勿憚苦難各省直無吝餉金諸紳士勿事横議大家齊心合力效順除

究待賊悔禍乞降再議散遣安插然後輕徭薄賦䘏死
弔生保固元氣此則勦蕩之大局也臣與督臣有勦法
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上嘉納之是月
李自成圍廬州破和州含山進圍滁州連營百餘里城
旦夕下象昇在西沙河聞變乘夜疾馳平明抵滁命祖
寛羅岱等分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横尸枕藉水
為塡咽不流象昇復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賊披靡
再斬首六百七十餘級奪獲騾馬無算時城中猶未知

賊敗象昇遣一裨將請粮即竿其頭繼遣又欲殺之象昇自臨城又以砲矢相向行太僕李覺斯識象昇急令開城犒軍知州劉大鞏腹戰股栗無有人色象昇笑曰豎儒姑慰遣之明日築壇祭陣亡將士親為墮淚屬州人殯殮軍士皆感恩而泣當是時自成精銳大半盡於滁陽使乘勝驅勦可收全局而淮撫朱大典不為堵截復逸去招集散亡連營還擾楚豫象昇又追敗之於七頂山又命祖大樂趨唐縣備汝寧祖寛趨光化備鄧而

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鄧州使人告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王夢尹鄖撫宋祖舜慢弗應三月賊從光化之羊皮灘復走襄鄖自象昇受命討賊閱三載未嘗寧居嘗夜逐賊偶露地倦卧曲左肱作枕右臂牽挽馬勒夢中聽馬蹄蹴踏聲遂大呼躍馳軍中並喊聲上馬始皆弗喻其故已而知賊大隊夜行聞軍中呼躍反疑中伏死奔達曙已行百里連晝夜追三百里斬獲無算設露卧酣寢一軍盡醢矣又賊

遁承襄象昇獨以數百騎入其陣中為賊所圍困二日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往擊賊衆披靡因斷其糧道越三日賊降九年夏溽暑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期旦暮可平值京師戒嚴上命總督各鎮援兵并京營出征再賜尚方劍加兵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星馳入衛自象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入

秦中原不以殄賊為事矣已而京師解嚴廷議簡象昇任中樞當事者忌之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陛見不許象昇知宣雲餉缺斗米千錢且内外解多逋額難以軍法行力請屯牧占晴課雨問土宜卜美種如老農之治稼行之二年積穀二十萬石上賞賚有差傳諭九邊以宣大為式象昇復具疏曰屯有十利有十梗有五易有五難何謂十利廣種薄收愈於不種利一邊無棄土即非窮邊利二伍鮮游軍漸免逃伍利三粟日以增則

價日以減利四屯中草束可資戰馬耕牛利五官民各有所入可佐名買之所不備利六邊吏時行阡陌習知農畴智慧日生筋骸日壯利七軍與民相習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衆志可以成城利八因屯而牧廣事栽植多畜牛羊犬彘鷄鳴狗吠之聲達於四境使士忘塞上之苦利九路堡窮軍經年缺餉非逃即斃無計生全若屯務興舉與之行糧以活其命教之力作以堅其心利十也何謂十梗人情畏難有得不償失之説一梗也庸吏

自便未肯以乘軒策肥親田畯之業二梗也僉弁役軍
彼方有事科派安有餘力助耕公田三梗也猾軍胼胝
非其所習必出怨言四梗也豪右侵種納糧則指為拋荒
官墾又認為巳業五梗也劣生把持將備等官多不能
與之為難六梗也衛所工於影射指東認西四至難明
未免匿肥而報瘠七梗也各路各堡文武多官有一人
不願做一處不能行者未免生出浮言轉滋藥舍八梗
也塞土砂磧百里之內難得一線河流惟水地三倍於

旱田即不與民爭田勢必至與民爭水九梗也屯軍專事耕鋤難以分身他顧而功令所在差操聽點之際宜加體恤未必人有同心十梗也臣更言其易軍有戰守操練之責成而十抽其二則易於使屯有牛驢種具之多費而官為措辦則易於行地有遠近高下之不同而酌以時宜則易於力將吏有明昧貪廉之別久暫勞逸之殊而嚴董率勤課成則易於集事人情有淳頑勤惰之分虛實誠偽之異而慎稽查明賞罰則易於勸懲乃

若所難亦有之邊方十年九旱一經災祲耔種全拋此
天時之難塞上五穀非宜多係雜粮佈種苟違其性終
鮮刈穫此地利之難農歷三時總以收成為主秋高風
勁若邊事有警宜防收保不及此人事之難大凡任事
者必有利害是非得失毀譽隱伏於其內交伺於其旁
此任勞任怨之難任事而期於有成當局猶堪展布乃
從前疑畏易起日後風波易生此事前事後之難惟力
破其難且梗者而身任其易且利者天下事不止屯務

宜爾也奏上上命確議行馬屯政既修遂弛出塞樵牧之禁又時出不意躬閱諸堡斬離伍把總費自強以肅軍政十一年三月象昇以誕日方舉觴侑客忽啟鑰云西邊乞炭台吉以數百騎壓張家口求市象昇聞警即夜馳六十里至天城令箭羽翎交道上狎至夜分發符傳諭雲晉軍無動次左衛遣諜探知三十六營離邊牆八十里密檄雲帥從西至宣帥從東至而自督標兵出羊房堡搏戰先二日出榜示之衆竟解去當是時敵十

萬臨邊象昇以正言相折一矢不加而去乃當事者謂
無血戰功竟不敘未幾丁父憂七疏乞奔喪許之俟代
而新督陳新甲以遠未至會我兵分四道薄京師詔奪
情以兵部尚書三賜尚方劒督諸路軍入援上召見平
臺力言當戰上壯之與樞臣楊嗣昌議不合時嗣昌方
以墨縗視事為諸正人所攻益與象昇郄事無不中制
象昇出都號呼嗣昌曰文弱吾與爾皆以奪情身不孝
莫解只辦忠耳嗣昌志行至昌平請兵僅撥宣雲三鎮

二萬人與之又令就總監高起潛兵於通州象昇歎曰彼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恚不赴適嗣昌至軍象昇厲聲詰問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頸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自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也嗣昌益恨之已而真定河間皆失守遂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翰林院編修楊廷麟抗疏曰南仲在内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請以軍事專委象昇毋中制嗣昌奏改廷麟兵部主事象昇軍前贊畫既至委督

糧眞定象昇自誓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十二月十二日進至鉅鹿南十里賈庄奮擊頗有斬獲明日我軍大至總兵虎大威戰不利象昇大呼率後騎繼之手擊殺十餘人身中四矢二刀馬蹶死從死者僕顧顯掌牧人楊陸凱嗣昌疑象昇不死有詔視驗廷麟遣將得其屍於戰塲麻衣猶被體撫按佯若不識一卒遥見即號泣曰此我盧公也遂肅拜衆皆拜畿南百姓聞之

皆奔走雨泣曰盧公死誰卹我者競除地立祠每有疾病輒此禱祀求福甚有痛其亡發狂疾死者而嗣昌故靳之使踰兩月方得就殮象昇三賜尚方劍未曾戮一裨將前高平知縣侯弘文者奇士也僑寓襄陽見象昇勞苦郎彊願散家財募滇軍隨象昇討賊題授監紀已而象昇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為後事者所陷以擾驛上聞有旨即訊象昇不勝憤懣上疏曰弘文破家為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甚痛焉臣初聞弘

文謹問即遺書責之其報臣書初不及已事惟以滇兵莫為綏輯兼乏餉為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概從而抑沒之乎今羣臣欲以誤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兵之變以甚弘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為監紀必不至此臣誤弘文弘文不誤臣也未幾弘文於十四年譴戍天下咸痛讒夫高張異才不用而又嘆象昇之能得士於閫外也象昇多力善射喜畜駿馬皆有名字曾逐賊入南漳猝遇大賊戰敗追至沙

河水潤數丈奮稍一躍而過卽所畜五明驥也嘗言功成築潛隱園於桃溪以老竟不遂其志死時年三十九弟象觀字幼哲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象昇死四年上書訟兄寃得贈戶部尚書太子少師子祭葬又三年改贈兵部尚書謚忠烈特祠蔭一子錦衣衞世襲千戶象觀英畧稍下其兄而文采過之後殉難赴水死方象昇之盡節於賈庄也楊嗣昌遣邏卒三人偵之其中有俞貎鼠者歸而言象昇死事甚悉嗣昌怒

箠楚三日夜逼令吐實終不易將斃仍翹首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天下賢士大夫聞而哀之俞名振龍素以販貂為業故人稱俞貂鼠云

外史氏曰先生經濟武畧不在武穆下武穆見殺於賊檜而先生見殺於嗣昌俱不使成其功此千古所同慨也嗟乎假令楊機部之言得行以軍事耑委之國家事尚可為也奈何賊相必欲殺先生而卒使明社淪亡也耶

東林列傳卷五